



太原是一座具有2500多年建城史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由于历史悠久,传承赓续不断,因此城市建筑的时序都很完整;由于是历史文化名城,渐创新新,因此城市愈加宜居宜业。尤其是近些年来,修路架桥、扩容改造,植树绿化、治污减排,转型升级、勠力新质生产力发展,使城市更具新时代的品位。而城市标志性、公益性的建筑,使“锦绣太原城”展现出现代化的新姿。在完善城市功能,满足市民生产、生活需求的基础上,太原这座城市治山治水,对周围山势沟壑的环境点染皴擦、精雕细刻,描绘出了“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的美妙意境。

“意境”是中国美学史上特有的概念,也是文学艺术作品(包括城市规划建设)重要的审美范畴。泛指文艺作品和城市规划中所描绘的客观图景与所表现的思想感情融合一致,而表现出来的一种写意般的气息,使读者、观众和居民能产生丰富的联想和想象,从而在心理上萌生追求和探秘的强烈愿望。所以,“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既是城镇建设上的物质要求,也是居民向善向美的精神追求;既有继承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更具诗与远方的时代风尚。

乙巳上半年,太原市的汾河生态治理第三期工程、老龙头公园的建设如火如荼。汾河从裂石峡口奔涌而出,流经太原的上兰地区。此地文物景点集中,有太原八景中的烈士寒泉、汾河晚渡、幅国围红叶、土堂怪柏和净因寺、窦大夫祠等。在景点修复、墙体加固、道路拓宽、河道疏浚、堤岸整治、绿化美化、服务设施完善之后,游客满目生辉、心旷神怡、浮想联翩。从老龙头再往上,便是像青龙一样腾跃行吟的汾河二库景区;顺着老龙头公园的汾河水一路南下,则是太原奋战20余年修建成的、全长43公里的太原境内汾河景区。作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汾河景区以免费开放、生物品类多样性和显著改善城市微气候著称。其建设成就,标志着太原市从工业城市向生态宜居城市转型,并成为城市规划建设中美学意境的轴心。

由此,我联想到十多年前,由太原市有关部门策划、组织、创作的《汾河千里图》巨型版画作品。作品以

记得幼时,母亲常携我至柳巷夜市。我身着一

条靛青背带裤,是母亲在夜市上买的。裤腿略长,走起路来便拖在地上,沾了些尘土,却也不甚在意。夜市上人声鼎沸,灯火如豆,母亲的手很暖,牵着我穿过一个个摊位,我如一条小鱼,在灯火的河流中游弋。

后来年岁渐长,负笈他乡。在北京求学时,曾去过王府井夜市。那里的灯火更亮,人更多,却总觉得少了些什么。大约是因为少了那条拖在地上的背带裤,少了母亲温暖的手,少了那黄澄澄的、藏着秘密的灯光。每每思及此,便觉心中空落落的。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了太原。家人皆在此,我亦不能久离。柳巷夜市依然热闹,只是摊位更多了,灯火更亮了,人潮更汹涌了。我独自走过那些熟悉的摊位,铜锅还在,糖人还在,灯光依旧,只是,已无人牵我的手了。

再后来,我怀孕了。孕期反应严重时,竟格外想念夜市上的酸辣粉。丈夫便常在下班后,骑着电动车专程去柳巷给我买。他总抱怨说排队的人太多,要等很久,但每次都会记得让老板多放些醋和辣椒。我坐在家里等他回来,闻着那熟悉的酸辣香气,我大口大口地吃起来,孕吐瞬间消失了,恍惚间又回到了儿时。

女儿出生后,我常推着婴儿车带她来夜市。起初她太小,只能躺在车里,睁着圆溜溜的眼睛看那些晃动的灯光。等她稍大些,我便给她买了一条粉色的背带裤,就像我小时候那条一样。夜市上人挤人,我一手推车,一手紧紧牵着她。她跌跌撞撞地走着,裤腿拖在地上,沾了些尘土。

如今的柳巷夜市,早已不是记忆中的模样。摊位越来越长,卖的东西也愈发新奇。传统的糖炒栗子摊旁,是网红奶茶店;老字号的碗托对面,摆着日式章鱼小丸子。LED灯取代了从前的黄灯泡,照得夜市如同白昼。

上周带女儿去时,她看中了会发光的气球。我给她买了一个,她欢喜地攥着绳子,在人群中蹦蹦跳跳。忽然一阵风吹来,气球脱手而出,越飞越高。女儿仰着小脸,眼看就要哭出来。我连忙蹲下抱住她,指着天空说:“你看,气球变成星星了。”她破涕为笑,指着天上说:“妈妈,那颗最亮的是我的气球变的。”

回家的路上,女儿趴在我肩上睡着了。路过铜锣湾的网红电梯时,我看见几个大学生在拍短视频,他们举着自拍杆,在夜市灯火前摆着各种姿势。忽然想起,20年前,我也曾在这里拍过一张照片——穿着背带裤,手里举着糖葫芦,身后是黄澄澄的灯光。

衣柜最下层,那条靛青背带裤还在。我偶尔会拿出来比画,惊讶于它竟如此窄小。女儿三岁生日那天,我试着给她穿上,竟意外地合身。她穿着它在屋里跑来跑去,裤腿拖在地上,沾了些尘土。那一刻,时光仿佛重叠,我分不清镜子里的是她,还是童年的自己。

柳巷的夜市,向来是逛不厌的。只是逛的人,从母亲和我,变成了我和我的女儿;穿的背带裤,从靛青色变成了粉色;照明的灯光,从黄澄澄的灯泡变成了明亮的LED。夜市在变,人在变,唯有那份在灯火中流淌的温情,似乎从未改变。

长36.26米、高1.22米的尺幅,采用凸版正刻正印与油印双面套色技法,全景式展现了汾河从发源地到融入黄河的一路辉煌。而太原地区的汾河生态治理段,正是描绘太原翻天覆地变化的客观图景。在这里往北展望,居民或游客透过岚光云雾,能想象到汾河源头宁武县管涔山的郁郁葱葱;能想象到流经芦芽山景区的天池湖畔、马仑草原、万年冰洞和千年地火的辽阔神奇;能想象到流经“楼烦古城遗址”,革命先驱高君宇故居、娄烦水库的沧桑悠悠,以及汾河流水哗啦啦经过革命老区,现代能源基地和生态水源涵养区古交,一直流到太原居民和游客的身旁。向南巡看,通过画面云雾缭绕的渲染,汾河流经的是平遥古城和晋中盆地重重叠叠的晋商大院,一路南下,便是以根祖文化为主的晋南旅游风光,包括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园、华严庄严的广胜寺、古建雕塑打卡地小西天、尧庙和云丘山景区。再往南,就到了“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的鹳雀楼、中国武圣故里的解州关帝庙、运城市的七彩盐湖等。最终,汾河在襄汾县境内拐向西南,流经万荣县境,在历史上9位皇帝24次亲临祭拜的后土祠旁,汇入奔腾的黄河。汾河是黄河的第二大支流,站在汾河流域中间地段的太原汾河景区,遥望汾河源头,怀想汾河之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汾河水”,这便是张之于意、思之于心而得其真的苍茫意境。

不仅如此,太原城市规划建设中,更具美学意义的,还有对三面环山独特地理环境的写意。这些年来,太原市努力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修补破碎山体,修建环山道路,引水上山浇灌,大力植树造林,建成了一个又一个“万亩生态园”,把三面环山、层峦叠嶂的山体都绿化成生态屏障,重现了“山光凝翠,川容如画”的景象。太原历史悠久,周围遍布充满:传说故事的文化长廊。在植树绿化的同时,城市还加强了文物保护,分别对天龙山、龙山、太山、蒙山、崛围山、玉泉山、二龙山等名山古寺进行修复和完善,让古老的文化重新放射出璀璨光芒,使每一处古老建筑都成为万绿丛中的点金之作。掩映在大山深处的传统村落,蕴藏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景观,是中国农耕文

明留下的珍贵遗产。在对东山、西山的绿化与开发中,城市还对传统村落进行了保护修缮,如今这些古村落都成了旅游、休闲打卡地,一到节假日,村里的农家乐、民宿房便挤满了休闲、康养的游客。

太原更具诗意和国画特色的点睛之笔,当属“九河治理”。“九河”均为汾河太原段的支流,治理工程从入汾河口一直疏浚到大山深处的活水源头,从河口美化、绿化到风水优美的山庄窝铺,从沿河道路修筑到曲径通幽的旅游景点。“九河治理”盘活了太原的自然和人文资源,调动了传统与情感的美学元素,激发了居民和游客热爱太原、歌颂太原的热情。在这里,你能充分感受“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的盎然春意;能充分释放“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豁达心态;能仰望“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美景;还能“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

太原是一座地理环境非常独特的城市,历史文化深厚,文物古迹、寺庙古建众多。太原市委、市政府多年来在城市传统与创新上下足了绣花功夫,不仅让城更美、山更绿、水更清、路更畅,更在治山治水和古建文物保护修复上依山就势、依坡傍水、别出心裁,为居民和游客在审美心理上,营造出无穷的意象和境界。

太原是一幅幅大无比的中国山水画。整体画面中,客观图景描绘的是宽阔整齐的大街小巷、鳞次栉比的民

居楼房、造型各异的公共建筑、温暖亲民的医院学堂、现代一流的开发新区;而富有情感、让画面鲜活的,是一簇簇传统建筑保护片区和纪念馆馆,一个个绿树环绕、碧水清波、各具特色的湿地游园,一条条“水理源流,鹏凤翱翔”的市区河流,一块块婀娜多姿、风情万种的山林绿地。市区周边,相由心生,境由心转,风光无限:西山叠翠、云雾缭绕中,传来晨钟暮鼓、梵声道乐的古朴清音;雄浑东山,超然物外,遍布着城郊乐园、乡村炊烟的民俗民风;北向遥望,是天门关、石岭关和赤塘关的烽燧,以及战鼓金柝的余韵;南眺汾水,“无日不悠悠”,带走无尽的愿望与怀想。“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环山一水间,锦绣太原城正被重塑。

太原,好一幅中国山水画的意境!

练车时正值炎炎夏日,骄阳似火。带我们的教练姓时,便叫他“小时”,把我们带到一条尚未投入使用的道路,这里既有宽敞平坦的直路,也有带拱桥的路段。平路上,我们练前进、后退,练左右侧方停车;拱桥上,专攻半坡起步;桥洞下,则反复练习倒车入库……

看着小时熟练地转动方向盘,左脚在离合器上精准起落,右脚在油门与刹车间灵活切换,我心里不禁犯起了嘀咕:我啥时候才能练出这般身手啊?

练车有实操视频参考,还有小时随时指导,可理论知识却让人望而生畏。那些资料虽也是文字,却绝非平日里让人手不释卷的美文——枯燥不说,满篇的规章条文、复杂的线条信号,仿佛故意跟我作对,看过就像鸟儿掠过天空,没留下半点痕迹。大脑固执得很,硬是达到了“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的境界,越看越头昏脑涨,合上书,啥也没记住。

这哪儿行?我赶紧跑到农田边正在灌溉的水井旁,用甘冽的凉水洗了把脸,定了定神,才重新上车。坐进驾驶室,我抿紧嘴巴,神经绷得发紧,连头发都像竖了起来,全身不自觉地“上了发条”。此刻大脑一片空白,呼吸都变得急促。教练喊“慢抬离合”,我的脚偏不听使唤,总也抬不到位,车子纹丝不动,仿佛在故意跟我较劲。教练急得直喊:“抬,抬,再抬!”我也慌了,猛地一抬脚,离合总算抬了起来,车子终于往前动了。接着教练又喊:“往左打轮!”我手忙脚乱间,方向竟打反了。教练急忙大喊:“踩死离合!”我本想用左脚踩离合,结果右脚却踩错了油门,车子“嗖”地一下冲了出去。多亏教练反应快,及时踩下副刹,才没出意外。我吓得脸都白了,额头上的汗像刚洗过澡似的,连头发丝都像在“冒热气”。

小时让我先下车休息,换我爱人坐到驾驶座上,他接着教。我没心思看他们练,独自坐在桥洞下的石

墩上,望着旁边农田里的玉米、枣树,还有天上慢慢飘的白云。渐渐地,我的心情平复下来,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听着不远处农田里传来的欢声笑语,忽然觉得,这样的生活踏实又美好。

小时是我爱人的朋友,这次他不仅出车,还全程耐心指导,就盼着我和爱人能早点拿到驾照。这份付出,我打心底里感激。

我正想着这些,就轮到 I 我再次上车了。小时让我先分清左右打轮的方向,可我在平地上能记清,一坐进驾驶室紧张起来就忘。没办法,我只好找了支笔,在手背上大大地写上“左”“右”两个字——您可别笑话我,笨人总要有笨办法嘛。

接下来的倒车入库和半坡起步,难度更大。小时也费心,先把我儿子教会了,再让儿子来帮着教我和爱人:“系好安全带,调整座椅,踩死离合、拧钥匙启动,慢抬离合起步,往左打半圈轮,再打一圈……走,走,稳点……踩刹车,挂空挡!”我虽然还是有些蒙,但总算能稳住心神,跟着指令把一套动作做完。结束后,我长长地舒了口气,心里松快了不少。

练车的日子里,白天练、晚上也练,每天要练三四个小时。刚开始坐在驾驶座上,总觉得像是在“赴汤蹈火”,熬过来之后,才慢慢体会到开车的惬意。练车,是人生里一段短暂的经历。当我把其间的点滴用文字记录下来,就像酿了一坛老酒——日后哪怕只取一杯细品,也能尝出其中滋味,勾起那些鲜活又难忘的回忆。

这一路,书里总在“生长”:西安的碑林拓片、成都的箭竹叶、昆明的明信片都成了书签。孩子们上车先找书,有次堵车两小时,女儿读故事,儿子模仿角色说话,车厢里的笑声盖过了鸣笛声。

返程驶入太原市,女儿抱着书说:“这次旅行,我读了两本书——一本在手里,一本是路上的风景。”

儿子没多言,却把书抱得紧紧的,要给同学讲移动书房的故事。

我看看后排摊开的书,书页里夹的不只是信物,还有孩子们指尖的温度、旅途的细碎时光。

这移动书房没有书架,却有最鲜活的风景:车轮碾过山路,文字跟着晃;风吹进车窗,意境跟着飘;孩子提问时,书里的知识就成了眼前的答案。原来“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从不是分离的,当文字遇见风景,当读书声混着风声,假期里的每一段路,都成了最生动的课堂。

看着后排摊开的书,书页里夹的不只是信物,还有孩子们指尖的温度、旅途的细碎时光。

这一路,书里总在“生长”:西安的碑林拓片、成都的箭竹叶、昆明的明信片都成了书签。孩子们上车先找书,有次堵车两小时,女儿读故事,儿子模仿角色说话,车厢里的笑声盖过了鸣笛声。

返程驶入太原市,女儿抱着书说:“这次旅行,我读了两本书——一本在手里,一本是路上的风景。”

儿子没多言,却把书抱得紧紧的,要给同学讲移动书房的故事。

我看看后排摊开的书,书页里夹的不只是信物,还有孩子们指尖的温度、旅途的细碎时光。

这一路,书里总在“生长”:西安的碑林拓片、成都的箭竹叶、昆明的明信片都成了书签。孩子们上车先找书,有次堵车两小时,女儿读故事,儿子模仿角色说话,车厢里的笑声盖过了鸣笛声。

返程驶入太原市,女儿抱着书说:“这次旅行,我读了两本书——一本在手里,一本是路上的风景。”

儿子没多言,却把书抱得紧紧的,要给同学讲移动书房的故事。

我看看后排摊开的书,书页里夹的不只是信物,还有孩子们指尖的温度、旅途的细碎时光。

这一路,书里总在“生长”:西安的碑林拓片、成都的箭竹叶、昆明的明信片都成了书签。孩子们上车先找书,有次堵车两小时,女儿读故事,儿子模仿角色说话,车厢里的笑声盖过了鸣笛声。

返程驶入太原市,女儿抱着书说:“这次旅行,我读了两本书——一本在手里,一本是路上的风景。”

儿子没多言,却把书抱得紧紧的,要给同学讲移动书房的故事。

我看看后排摊开的书,书页里夹的不只是信物,还有孩子们指尖的温度、旅途的细碎时光。

这一路,书里总在“生长”:西安的碑林拓片、成都的箭竹叶、昆明的明信片都成了书签。孩子们上车先找书,有次堵车两小时,女儿读故事,儿子模仿角色说话,车厢里的笑声盖过了鸣笛声。

返程驶入太原市,女儿抱着书说:“这次旅行,我读了两本书——一本在手里,一本是路上的风景。”

儿子没多言,却把书抱得紧紧的,要给同学讲移动书房的故事。

我看看后排摊开的书,书页里夹的不只是信物,还有孩子们指尖的温度、旅途的细碎时光。

这一路,书里总在“生长”:西安的碑林拓片、成都的箭竹叶、昆明的明信片都成了书签。孩子们上车先找书,有次堵车两小时,女儿读故事,儿子模仿角色说话,车厢里的笑声盖过了鸣笛声。

返程驶入太原市,女儿抱着书说:“这次旅行,我读了两本书——一本在手里,一本是路上的风景。”

儿子没多言,却把书抱得紧紧的,要给同学讲移动书房的故事。

我看看后排摊开的书,书页里夹的不只是信物,还有孩子们指尖的温度、旅途的细碎时光。

这一路,书里总在“生长”:西安的碑林拓片、成都的箭竹叶、昆明的明信片都成了书签。孩子们上车先找书,有次堵车两小时,女儿读故事,儿子模仿角色说话,车厢里的笑声盖过了鸣笛声。

返程驶入太原市,女儿抱着书说:“这次旅行,我读了两本书——一本在手里,一本是路上的风景。”

儿子没多言,却把书抱得紧紧的,要给同学讲移动书房的故事。

我看看后排摊开的书,书页里夹的不只是信物,还有孩子们指尖的温度、旅途的细碎时光。

这一路,书里总在“生长”:西安的碑林拓片、成都的箭竹叶、昆明的明信片都成了书签。孩子们上车先找书,有次堵车两小时,女儿读故事,儿子模仿角色说话,车厢里的笑声盖过了鸣笛声。

返程驶入太原市,女儿抱着书说:“这次旅行,我读了两本书——一本在手里,一本是路上的风景。”

儿子没多言,却把书抱得紧紧的,要给同学讲移动书房的故事。

我看看后排摊开的书,书页里夹的不只是信物,还有孩子们指尖的温度、旅途的细碎时光。

这一路,书里总在“生长”:西安的碑林拓片、成都的箭竹叶、昆明的明信片都成了书签。孩子们上车先找书,有次堵车两小时,女儿读故事,儿子模仿角色说话,车厢里的笑声盖过了鸣笛声。

返程驶入太原市,女儿抱着书说:“这次旅行,我读了两本书——一本在手里,一本是路上的风景。”

儿子没多言,却把书抱得紧紧的,要给同学讲移动书房的故事。

我看看后排摊开的书,书页里夹的不只是信物,还有孩子们指尖的温度、旅途的细碎时光。

这一路,书里总在“生长”:西安的碑林拓片、成都的箭竹叶、昆明的明信片都成了书签。孩子们上车先找书,有次堵车两小时,女儿读故事,儿子模仿角色说话,车厢里的笑声盖过了鸣笛声。

返程驶入太原市,女儿抱着书说:“这次旅行,我读了两本书——一本在手里,一本是路上的风景。”

儿子没多言,却把书抱得紧紧的,要给同学讲移动书房的故事。

我看看后排摊开的书,书页里夹的不只是信物,还有孩子们指尖的温度、旅途的细碎时光。

这一路,书里总在“生长”:西安的碑林拓片、成都的箭竹叶、昆明的明信片都成了书签。孩子们上车先找书,有次堵车两小时,女儿读故事,儿子模仿角色说话,车厢里的笑声盖过了鸣笛声。

返程驶入太原市,女儿抱着书说:“这次旅行,我读了两本书——一本在手里,一本是路上的风景。”

儿子没多言,却把书抱得紧紧的,要给同学讲移动书房的故事。

我看看后排摊开的书,书页里夹的不只是信物,还有孩子们指尖的温度、旅途的细碎时光。

这一路,书里总在“生长”:西安的碑林拓片、成都的箭竹叶、昆明的明信片都成了书签。孩子们上车先找书,有次堵车两小时,女儿读故事,儿子模仿角色说话,车厢里的笑声盖过了鸣笛声。

返程驶入太原市,女儿抱着书说:“这次旅行,我读了两本书——一本在手里,一本是路上的风景。”

儿子没多言,却把书抱得紧紧的,要给同学讲移动书房的故事。

我看看后排摊开的书,书页里夹的不只是信物,还有孩子们指尖的温度、旅途的细碎时光。

这一路,书里总在“生长”:西安的碑林拓片、成都的箭竹叶、昆明的明信片都成了书签。孩子们上车先找书,有次堵车两小时,女儿读故事,儿子模仿角色说话,车厢里的笑声盖过了鸣笛声。

返程驶入太原市,女儿抱着书说:“这次旅行,我读了两本书——一本在手里,一本是路上的风景。”

儿子没多言,却把书抱得紧紧的,要给同学讲移动书房的故事。

我看看后排摊开的书,书页里夹的不只是信物,还有孩子们指尖的温度、旅途的细碎时光。

这一路,书里总在“生长”:西安的碑林拓片、成都的箭竹叶、昆明的明信片都成了书签。孩子们上车先找书,有次堵车两小时,女儿读故事,儿子模仿角色说话,车厢里的笑声盖过了鸣笛声。

返程驶入太原市,女儿抱着书说:“这次旅行,我读了两本书——一本在手里,一本是路上的风景。”

儿子没多言,却把书抱得紧紧的,要给同学讲移动书房的故事。

我看看后排摊开的书,书页里夹的不只是信物,还有孩子们指尖的温度、旅途的细碎时光。

这一路,书里总在“生长”:西安的碑林拓片、成都的箭竹叶、昆明的明信片都成了书签。孩子们上车先找书,有次堵车两小时,女儿读故事,儿子模仿角色说话,车厢里的笑声盖过了鸣笛声。

返程驶入太原市,女儿抱着书说:“这次旅行,我读了两本书——一本在手里,一本是路上的风景。”

儿子没多言,却把书抱得紧紧的,要给同学讲移动书房的故事。

我看看后排摊开的书,书页里夹的不只是信物,还有孩子们指尖的温度、旅途的细碎时光。

这一路,书里总在“生长”:西安的碑林拓片、成都的箭竹叶、昆明的明信片都成了书签。孩子们上车先找书,有次堵车两小时,女儿读故事,儿子模仿角色说话,车厢里的笑声盖过了鸣笛声。

返程驶入太原市,女儿抱着书说:“这次旅行,我读了两本书——一本在手里,一本是路上的风景。”

儿子没多言,却把书抱得紧紧的,要给同学讲移动书房的故事。

我看看后排摊开的书,书页里夹的不只是信物,还有孩子们指尖的温度、旅途的细碎时光。

这一路,书里总在“生长”:西安的碑林拓片、成都的箭竹叶、昆明的明信片都成了书签。孩子们上车先找书,有次堵车两小时,女儿读故事,儿子模仿角色说话,车厢里的笑声盖过了鸣笛声。

返程驶入太原市,女儿抱着书说:“这次旅行,我读了两本书——一本在手里,一本是路上的风景。”

儿子没多言,却把书抱得紧紧的,要给同学讲移动书房的故事。

我看看后排摊开的书,书页里夹的不只是信物,还有孩子们指尖的温度、旅途的细碎时光。

这一路,书里总在“生长”:西安的碑林拓片、成都的箭竹叶、昆明的明信片都成了书签。孩子们上车先找书,有次堵车两小时,女儿读故事,儿子模仿角色说话,车厢里的笑声盖过了鸣笛声。

返程驶入太原市,女儿抱着书说:“这次旅行,我读了两本书——一本在手里,一本是路上的风景。”

儿子没多言,却把书抱得紧紧的,要给同学讲移动书房的故事。

我看看后排摊开的书,书页里夹的不只是信物,还有孩子们指尖的温度、旅途的细碎时光。

这一路,书里总在“生长”:西安的碑林拓片、成都的箭竹叶、昆明的明信片都成了书签。孩子们上车先找书,有次堵车两小时,女儿读故事,儿子模仿角色说话,车厢里的笑声盖过了鸣笛声。

返程驶入太原市,女儿抱着书说:“这次旅行,我读了两本书——一本在手里,一本是路上的风景。”

儿子没多言,却把书抱得紧紧的,要给同学讲移动书房的故事。

我看看后排摊开的书,书页里夹的不只是信物,还有孩子们指尖的温度、旅途的细碎时光。

这一路,书里总在“生长”:西安的碑林拓片、成都的箭竹叶、昆明的明信片都成了书签。孩子们上车先找书,有次堵车两小时,女儿读故事,儿子模仿角色说话,车厢里的笑声盖过了鸣笛声。

返程驶入太原市,女儿抱着书说:“这次旅行,我读了两本书——一本在手里,一本是路上的风景。”

儿子没多言,却把书抱得紧紧的,要给同学讲移动书房的故事。

我看看后排摊开的书,书页里夹的不只是信物,还有孩子们指尖的温度、旅途的细碎时光。

这一路,书里总在“生长”:西安的碑林拓片、成都的箭竹叶、昆明的明信片都成了书签。孩子们上车先找书,有次堵车两小时,女儿读故事,儿子模仿角色说话,车厢里的笑声盖过了鸣笛声。

返程驶入太原市,女儿抱着书说:“这次旅行,我读了两本书——一本在手里,一本是路上的风景。”

儿子没多言,却把书抱得紧紧的,要给同学讲移动书房的故事。

我看看后排摊开的书,书页里夹的不只是信物,还有孩子们指尖的温度、旅途的细碎时光。

这一路,书里总在“生长”:西安的碑林拓片、成都的箭竹叶、昆明的明信片都成了书签。孩子们上车先找书,有次堵车两小时,女儿读故事,儿子模仿角色说话,车厢里的笑声盖过了鸣笛声。

返程驶入太原市,女儿抱着书说:“这次旅行,我读了两本书——一本在手里,一本是路上的风景。”

儿子没多言,却把书抱得紧紧的,要给同学讲移动书房的故事。

我看看后排摊开的书,书页里夹的不只是信物,还有孩子们指尖的温度、旅途的细碎时光。

这一路,书里总在“生长”:西安的碑林拓片、成都的箭竹叶、昆明的明信片都成了书签。孩子们上车先找书,有次堵车两小时,女儿读故事,儿子模仿角色说话,车厢里的笑声盖过了鸣笛声。

返程驶入太原市,女儿抱着书说:“这次旅行,我读了两本书——一本在手里,一本是路上的风景。”

儿子没多言,却把书抱得紧紧的,要给同学讲移动书房的故事。

我看看后排摊开的书,书页里夹的不只是信物,还有孩子们指尖的温度、旅途的细碎时光。

这一路,书里总在“生长”:西安的碑林拓片、成都的箭竹叶、昆明的明信片都成了书签。孩子们上车先找书,有次堵车两小时,女儿读故事,儿子模仿角色说话,车厢里的笑声盖过了鸣笛声。

返程驶入太原市,女儿抱着书说:“这次旅行,我读了两本书——一本在手里,一本是路上的风景。”

儿子没多言,却把书抱得紧紧的,要给同学讲移动书房的故事。

我看看后排摊开的书,书页里夹的不只是信物,还有孩子们指尖的温度、旅途的细碎时光。

这一路,书里总在“生长”:西安的碑林拓片、成都的箭竹叶、昆明的明信片都成了书签。孩子们上车先找书,有次堵车两小时,女儿读故事,儿子模仿角色说话,车厢里的笑声盖过了鸣笛声。

返程驶入太原市,女儿抱着书说:“这次旅行,我读了两本书——一本在手里,一本是路上的风景。”

儿子没多言,却把书抱得紧紧的,要给同学讲移动书房的故事。

我看看后排摊开的书,书页里夹的不只是信物,还有孩子们指尖的温度、旅途的细碎时光。

这一路,书里总在“生长”:西安的碑林拓片、成都的箭竹叶、昆明的明信片都成了书签。孩子们上车先找书,有次堵车两小时,女儿读故事,儿子模仿角色说话,车厢里的笑声盖过了鸣笛声。

返程驶入太原市,女儿抱着书说:“这次旅行,我读了两本书——一本在手里,一本是路上的风景。”

儿子没多言,却把书抱得紧紧的,要给同学讲移动书房的故事。

我看看后排摊开的书,书页里夹的不只是信物,还有孩子们指尖的温度、旅途的细碎时光。

这一路,书里总在“生长”:西安的碑林拓片、成都的箭竹叶、昆明的明信片都成了书签。孩子们上车先找书,有次堵车两小时,女儿读故事,儿子模仿角色说话,车厢里的笑声盖过了鸣笛声。

返程驶入太原市,女儿抱着书说:“这次旅行,我读了两本书——一本在手里,一本是路上的风景。”

儿子没多言,却把书抱得紧紧的,要给同学讲移动书房的故事。

我看看后排摊开的书,书页里夹的不只是信物,还有孩子们指尖的温度、旅途的细碎时光。

这一路,书里总在“生长”:西安的碑林拓片、成都的箭竹叶、昆明的明信片都成了书签。孩子们上车先找书,有次堵车两小时,女儿读故事,儿子模仿角色说话,车厢里的笑声盖过了鸣笛声。

返程驶入太原市,女儿抱着书说:“这次旅行,我读了两本书——一本在手里,一本是路上的风景。”

儿子没多言,却把书抱得紧紧的,要给同学讲移动书房的故事。

我看看后排摊开的书,书页里夹的不只是信物,还有孩子们指尖的温度、旅途的细碎时光。

这一路,书里总在“生长”:西安的碑林拓片、成都的箭竹叶、昆明的明信片都成了书签。孩子们上车先找书,有次堵车两小时,女儿读故事,儿子模仿角色说话,车厢里的笑声盖过了鸣笛声。

返程驶入太原市,女儿抱着书说:“这次旅行,我读了两本书——一本在手里,一本是路上的风景。”